

蔡文問人

筆隨樓蝸

著 衍 夏

屋 專 問 人

行 刊





FUDAN JFZ3000046395K 复旦图书馆

夏衍著

蝸樓隨筆

人間書屋刊行

人間文藝

蝸樓隨筆

· 權版有 ·

著者：夏

衍

出版者：

人間書局

總經理：

生活

依利近街四十六號
讀書三聯發行所

新加坡
大道中五十四號二樓

印刷者：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

銅鑼灣威非路三十二號

基本定價：港幣一元六角

中華民國卅八年五月初版

人間文藝

夏衍：春

寒（長篇）四、二〇

秋雲：浮

沉（再版）一、四〇

黃藥眠：論約瑟夫的外套

（論文）二、〇〇

黃茅：清明小簡（散文）二、〇〇

聶紺弩：天亮了（短篇）四、〇〇

杜埃：在呂宋平原（短篇）二、四〇

夏衍：蝸樓隨筆（論文）一、六〇

默涵：獅和龍（雜文）即出

鍾敬文：新綠集（散文）即出

華嘉：初陽（長篇）即出

目錄

啊？這一百年·····	一
「五四」二十九週年·····	一〇
論「三四年的時間」·····	一九
光和熱是怎樣發出來的·····	二七
央坦培克與史密司·····	三七
論肚子問題·····	四八
談做文章·····	五七
寫文章的群眾觀點·····	六二

寫方生重於寫未死.....	七一
「馬華文藝」試論.....	八〇
歷史劇所感.....	八九
鴉片與麵飽之分.....	一〇一
兩個座談會書面回答.....	一〇四
後記.....	一一三

啊，這一百年

整整一百年前，一八四八年二月，正在無產階級以自己的要求來出現的第一次巴黎革命的前夜，馬克斯和恩格斯發表了一篇薄薄的不滿一百頁的「宣言」，這宣言以「一個巨影在歐羅巴徘徊，這就是共產主義的巨影」開始，以「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啊！」作結，恩格斯後來自己說過一樣，「當我們向全世界喊出這一號召的時候，我們只得到了少數聲音的回響」。這是從明白的，一百年前，這巨影的鵬翼祇掩蓋了歐羅巴的西方，「無產階級運動的傳佈區域祇有有限的範圍之中」，所以這宣言的最後一章「共產黨對各反對黨派的態度」中，甚至還不曾提到俄國和美國。但，這短短的一百年，真是人類史上如何波濤廣闊的時代啊，當時還是歐羅巴反動陣營的一最後的「巨大後備軍」的俄國，今天不已經成了全世界勤勞階級希望和光明所在的聖地，不已經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中英勇地摧毀了資本主義世界中最強悍的德日意這三個法西斯國家，而成了現世界最強大的社會主義聯邦了麼？

一百年前，資本主義已經開花結實，已經從青年走向中年，日益增加的皮下脂肪已經障礙了它的健康而使它發生了病態，但是，不僅推動它發展的蒸汽機關還有足夠的勢力，幫助它發展的新科學還有無限的前途，而且，由於交通航海的發達，也還足夠有消納它商品的無底止的市場。在共產主義巨影開始徘徊的歐洲西部，它已經完成了摧毀封建制度的進步作用，已經產生了無產者的大羣，某些地方它已經不求救於「各式各樣的社會庸醫」，用他「各種各樣的萬應靈方和補綴工作來剔除社會弊害」，但是，世界實在太大了，不僅在西方，大西洋彼岸才發見了美洲新大陸，在東方，火輪船使它接近了十萬萬人口的處女地，甚至在維斯杜拉河的東邊，大部分多瑙河的流域，路過巴爾喀山脈，一直到廣無涯際的歐亞交界的大陸，也還停留沈滯在落後了一個多世紀的封建體制之中。加上，資本主義支配了半個歐洲之後，一切科學、文化、技術、宗教、都成了這個制度可以用金錢來雇用和驅使的僕人，科學幫它開拓，宗教替它麻痺，文化和藝術給它裝飾，蒸汽引擎

還沒有發達到盡其所長，內燃機和發電機的發明又給資本主義促成了再一次的產業革命，從煤到油，從汽到電，從個別工場的分散製造到大工業城市的大量生產，在一八四八，展開在資本主義世界前面的不還是一個金光燦爛的全盛時代麼？

但，奇怪的是就在這個金光耀目的全盛時代，一個衣冠楚楚的被叫做「將軍」的紳士，和一個鬍髮蓬鬆的被愛稱為「饅頭」的學者，就從這個還在向前發展中的制度裏面，發見了必然要在不久之後衰落、崩潰、而至於死亡的病症了。他們冷靜地向世界宣告：「在我們眼前，正進行着一種相同的運動，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與交換關係，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這個曾經像魔術一樣地造成了那樣強大的生產手段與交換手段的近代資產階級社會，正好像一個魔術家一樣，他已經再也不能支配那些被他呼喚出來的地下怪力了！」地下怪力是什麼？這就是他們自己「鍊好了用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產生出來使用這種武器來使資本主義死亡的——近代無產階級工人！

薄薄的不滿一百頁的一篇「宣言」宣告了一個制度的死刑，這個巨影從西歐徘徊到東歐，徘徊

到東方，徘徊到北美，一方面，不治的痼疾在資本主義體內發腫，化膿，潰爛，而另一方面，無產者羣的足音一天天的強大，一天天的統一，一天天的勇壯了。一百年間，正如蘇聯詩人納洛維都托夫在最江一期『新時代』上所歌唱的一樣，「歷史本身引導我們進入戰鬥，用我們的雙手來獲得了勝利」，而今天，眼清清楚地看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怪物的垂死的掙扎，苦悶，叫喊和瘋狂，我們可以驕傲地唱：「希望老馬克思能夠看到我們現在怎樣地在衝擊着這個星球」了。

宣言發表之後一百年，你以為這個世界變得太慢了麼？不，應該說，出於那些傲慢的資產階級者的意料之外，這個世界實在變得太快了，封建制度支配了人類幾千年，而資本主義制度，從他興起到搖搖欲墜的今天，不祇有兩百年的命運麼？宣言發表的那一年，歐洲的工人鬥爭是火熱的，但，在這一年六月巴黎工人鬥爭失敗之後，這宣言的影響是被反動勢力「擠到後台去了」，資產階級吞食了工人鬥爭的果實，從巴黎、柏林、維也納的血泊中滋長起來，在一個時候幾乎使他們相信徘徊在歐洲的這一個巨影已經消散，可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規律，是不可能由資產階級的主觀願望來改變的，建築在千萬人血汗上的繁榮，不可能平穩地發展下去的，「地下的怪力」正在加速地地

強大，所以，當四十二年之後，當老馬克思已經安眠在海格特的墓地之後，恩格斯却看到了「歐美無產階級在檢閱自己的力量，像一個軍隊一樣，第一次在一個旗幟之下，爲着一個最近的目標」，「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真正的聯合起來了。」

『宣言』一八九〇年德文出版之後的三十年，這是資本主義矛盾激化的年頭，藝術家無法控制他自己召喚出來的這個龐大的生產手段和交換手段，於是和國內階級鬥爭的激化平行，向海外發展的殖民地爭奪戰爭也一天比一天的激化了，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大規模的侵略戰爭變成這個社會制度所隨伴的常態，而和平反成了兩個戰爭之間的暫態了。財富加速地集中，階級分化加速地明顯，殖民地的追尋加速地走到了限度的邊沿，資本主義各國間的矛盾加速地激化，當寡頭資本階級感到除出大規模的國際戰爭之外再沒有別的法術可以維持他們巨大的財富和統治的時候，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戰爭爆發了。

戰爭，被帝國主義者當作了延續其生命的手段，但，對他們「不幸」的是這也正和他們自己所召喚出來的生產力一樣是一種不可駕馭和控制的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大的結果不止於改變了若

平部分世界地圖的顏色，不止於墜落了若干歐洲國家的皇冠，而在於就在「宣言」發表了之後的第七十個年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一個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徘徊在歐洲的巨影，七十年後從巨影變成了巨像，從徘徊變成了雄據了，馬克思恩格斯最好的學生列寧史太林所領導的俄羅斯無產階級，用團結的力量來推翻了沙皇的統治，打退了帝國主義聯合的武裝干涉，他們實現了「宣言」的號召：「只有用暴力來推翻一切從來存在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無產階級所期待的目標」。

自從蘇聯在世界上出現，而站定，而強大，而繁榮之後，整個世界形勢變了，這百年來一直老衰下來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僅脂肪過多，血管硬化，內內外外的諸病百出，而且是由於生理影響到心理，漸漸的神經失常，歇斯德里，而終於成為十足的老蒼性瘋狂症了，照病理學講，老蒼性神經病的特徵是固執，偏激，懷念過去，害怕將來，那麼這不是有許多很典型的例麼，從希特勒，墨索里尼，到張伯倫，到杜魯門，這一羣，是再也不敢像他們十八九世紀祖先的新生資產階級一樣有自信地向廣大的人民去求得支持，而祇能用他們戰抖的手，去向神權時代的上帝，封建時代的皇冠，

去，向古董博物院裏的塵封了的「社會主義」和斷頭機去尋求援助了！這之後三十年，資本主義這位老先生沒有一晚不被一百年前的那個巨影驚醒過，當然也沒有一天停止過如何聯合起來去撲滅這巨影的計劃，但是，計劃是計劃，理想是理想，而現實却又是不可抗的現實，誰都容易了解，怪僻而又唯利是圖的老頑固們，即便在商量對付共同敵人的時候也容易吵架的，這樣，向東的十字軍還沒組織成功，向西的掠奪戰爭又開始了。到今天，死了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張伯倫，活着的邱吉爾、馬歇爾、杜魯門，應該是懊悔了吧，而其實，邱吉爾是在一九四三年就早已懊悔了，他那時候還想阻撓第二戰場，還想讓熾火繼續延燒到東方，還想從出兵巴爾幹來阻止東歐人民火藥庫的爆發，可是，邱吉爾的命運和張伯倫的一樣，遲了，太遲了，反動力量已經太孱弱，人民力量已經太強大了，「雄才大畧」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後一朵玫瑰」已經「回天乏術」，法西斯註定了要死亡，人民的世紀註定了要到來了，今年是「宣言」發表的整整一百年，「啊，如果馬克思還能和我們」站在一起看見的話」，而已經是何等光輝燦爛的一個時代了啊！

經過了長期而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的明暗劃分得更清楚了，一百年前徘徊在西歐「有

限制的範圍」中的這個「巨影」，一百年後已經成爲一個巨人，闊步在東歐，闊步在中國，闊步在凡是有苦難人羣所在地的全世界了。歐洲又打落了一大串王冠，從東歐逃出了一大羣貴族和地主，維斯杜拉河和多腦河停止了嗚咽而開始了歡笑，大半個歐洲解放而新生了，再看東方，不是古老的中國也新生了麼？四萬萬奴隸挺起身來，決心要掙脫帝國主義的鐵鐐，決心要剷掉封建剝削制度的窮根，更不必說，經過了這次戰爭之後，蘇聯從烈火的破壞中飛速地再建起來，用共產主義的速度，追上了在戰爭中沒有遭遇過一顆砲彈的美國，名符其實地成了世界最大的巨強，他在國際間的威信和作用無限量的增強，他已經成爲全世界一切民主進步力量的領導者了。

把眼光從東方轉到西方，這是一幅完全相反暗淡的圖畫，戰後僅存的兩個資本主義的強國——英國和法國，在世界上已經不起所謂「強國」的作用了，他們已成了拿着食糧券到美國救濟機關門口去排隊看臉色的孤兒，他們已經失却了自力更生的信心，他們已經十足地做了美國戰爭販子的過河卒子，而他們的老板美國又如何呢？過去兩年間還用原子彈和美元爐絲過一陣，可是一入今年，不就連杜魯門范登堡也不能不說經濟恐慌之不可避免了麼？

讓那些垂死的老態神經病者去發出貓頭鷹似的不吉的呼聲，讓那些法西斯主義的婦孺們去作歇斯德里的叫喊，也讓那些「社會的庸醫」和花旗走狗去期待美援和合唱反蘇反共的進行曲吧。歷史的新登場者不會去理會這些，他們懂得這已經是「一次最後的爭鬥」，在這次爭鬥中「除出鎗鏢之外再沒有可以失去的東西」，而他們要得到的，却擺得明明白白，已經是整個的世界了。

啊，這一百年，「啊，如果老馬克思還足夠和我們站在一起看見的話！」

「五四」二十九週年

五四這個日子是每年都要經歷一次的，每年在這一天，我們也一定可以聽到和讀到各式各樣的演講和文章，但今年紀念這個日子，我覺得他的意義已經和往常不一樣了。因為經過了二十九年的歲月，支付了無數的仁人志士的生命和血汗，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完成五四運動所要達成的任務的路子，我們的工作已經開始打碎到封建和帝國主義的老根。路認清了，根抓到了，決心走這條路和掘這些根的人風起雲湧般的增加了，那麼說一句老話，我們就可以在較短時期之內，一舉其功於一役了。

但是在今天，假如我們單把眼光去注視到半個黑暗的中國的表面現象上，那麼也許可以說，目前的光景是比二十九年之前更黯淡了。單就以帝反封建這兩個基本的任務來說，在這半個黑暗的中

國，對於反帝，不僅沒有掙脫帝國主義的網絆，反而澈底的投入了最陰狠最暴戾的美帝國主義的懷抱，不僅沒有脫離半殖民地地位，眼看已經要從半殖民地轉化為全殖民地了；對於反封建，不僅沒有打倒地主軍閥，打倒吃人的禮教，而且由於帝國主義的培養飼育，用金錢、新式武器、特種制度來武裝他們，使他們更可以肆無忌憚，把封建時代向後拖回到奴隸制度的時代去了。所以在今天假如我們單看局部的，表面的現象，的確會覺得壓在頭上的烏雲變得更濃重了，但，假如我們的門志不被暫時起作用的烏雲壓倒，把視線放遠一點，深一點，那麼這半個黑暗的中國實際不過是黎明之前的一段濃黑，而那邊佔全中國人口三分之一的地方，不已經日麗天青，顯現出一片光明的景象了麼？暗了南方，亮了北方，南方的暗雲愈加低迷，北方的陽光就愈顯得燦爛，清勁的風在吹掃，沉滯污濁的氣團已經衝散，新中國的曙光，不已經清晰在望了麼？

在今天回顧一下二十九年的歷史，我們的道路的確是艱險而充滿了血淚的教訓的。當這一代的青年在五卅時代睜開眼來的時候，這個面積和人口都和整個歐洲相等的老大國家的確是太落後了。封建勢力像一座積石大山，而在這一座大山的周圍，保護這舊勢力的帝國主義又替它築起了銅骨水

泥的獨倖和防欄。我們認清了敵人，找對了方向，但是帝國主義加封建的力量太巨大，我們以覺悟了的智識份子為中心的隊伍還是太渺小了。毫無疑問，和五四以前的一切士大夫階級的改革運動比較起來，五四運動在性質上已經有了基本改變了，從蘇聯十月革命受了直接影響的五四運動最初在中國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使這個運動成為全國性的羣衆運動，而且跳出了狹義的愛國運動的範圍，明確地提出了科學與民主的目標。因此這運動的意義，在中國人民解放史上無疑是有着劃時代的光輝。「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主義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智識份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新民主主義論），這一段話，是說明了五四運動區別於十八世紀啓蒙運動之處，也區別了五四前的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之處，所以毛澤東先生把五四運動作為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的開始。這個特點必須為我們所注意。但是從另一方面說，當時羣衆運動，就全中國人民的比例上看，規模還是很小，同時，西歐資產階級文化思想在當時是起着相當巨大的影響與作用。許多智識